

# 演 唱



5

YAN CHANG

1965

---

演 唱 (5)

\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$\frac{1}{2}$  字数：72,000


1966年1月第1版 1966年1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2·557 定价：0.28元

---



## 目 录

- 风雪送亲人 (对口唱) .....夏雨田(1)
- 大红牛的故事 (新故事) .....姜万新(10)
- 半截水桶 (新故事) .....张崧基(16)
- 送金根 (唱词).....啸天 李知 杜介(24)
- 父女俩 (唱词).....梧 井(29)
- 接 鞭 (鼓词).....侯 超(35)
- 风雨夜诊 (唱词).....谢清泉(40)
- 上衣中 (唱词).....程 功(46)
- 巡诊曲 (庐剧) .....汪广润(51)
- 石磨记 (戏曲) .....曲 丹编剧(70)
-  人民公社是金桥 .....高枫词 铁军曲(109)
- 我们是早的年青人 .....李志男词 卢亮辉曲(110)
- 学王杰干革命 .....中国人民解放军  
前进歌舞团词曲(封二)

## 风雪送亲人

（对口唱）

夏雨田

- 甲 十冬腊月雪纷纷，  
       铺天盖地一片银。  
       鐘敲两响正深夜，  
       白雪地走来洪玉珍。
- 乙 洪玉珍，她在医院当医生，  
       值完夜班回家門。
- 甲 风卷雪花灌衣领，  
       好玉珍，不念天寒念母亲。
- 乙 老母亲，受寒发热三天整，  
       病倒在床未起身。
- 甲 媽媽病，玉珍时时心想念，  
       病媽媽，也一定刻刻望玉珍。
- 乙 往前走，风雪一陣更比一陣紧，  
       冰雪中早就飞回一顆心。
- 甲 忽然間，白雪地上有黑影，  
       仔細看，路边坐着一个人。  
       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媽媽，  
       玉珍她走上前去問原因。

乙 老媽媽，这深冬寒夜北风紧，

你坐在这里为何情？

是不是风雪之中迷了路？

是不是路滑跌倒伤了筋？

甲 好姑娘，我是刚刚下火车，

汽车站旁等亲人。

乙 唉呀呀，这深夜汽车早收班，

妈妈怎不看时辰？

甲 有眼能把天色看，

我双眼失明是盲人。

(白)我是个瞎婆子呀！

乙 (白)怎么没有人来接你？

甲 (白)我误了车，来晚了。

乙 (白)你从哪里来？

甲 我从前进公社来，

看我的女儿和外孙。

乙 (白)你女儿在哪里住呀？

甲 我女儿工厂当工人，

就住在八里路外工人村。

我本应坐火车昨天到，

谁料到昨天有事难分身，

贫代会代表做报告，

我是个老贫农怎能不听。

听了报告浑身劲，

虽然是誤了車却也甘心，  
今晚上风雪大道路难走，  
我只好坐在这里等天明。

乙 玉珍听罢心潮滚滚，  
老貧农老媽媽阶级亲人。  
十冬腊月天寒冷，  
雪夜露宿怎能行，  
有心將她送回去，  
又挂念家中生病老母亲。  
若是不管轉身走，  
丢下老人怎忍心。  
玉珍我，此刻挂念媽媽病，  
她女儿，难道不在望母亲。  
我媽媽，生病还有众乡邻，  
这媽媽，寒夜冷街誰来問。  
望雪夜，街上没有一个人，  
这老人，我不关心誰关心！  
洪玉珍，上前便把媽媽叫，  
我搀你、我扶你、我把你  
送到工人村。

甲 好姑娘，我感谢你領你的情，  
天寒冷，要你远送不忍心。

乙 誰个不遇为难事，  
誰个没有老母亲。

- 甲 你我无亲又无故，  
素不相識怎能行？
- 乙 老媽媽，我也是个貧农女，  
解放后，紅旗之下长成人。  
毛主席撫育我进了学校，  
毛主席培养我成了医生。  
咱貧农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，  
咱貧农，未曾相識早相亲！  
毛主席的太阳照当頂，  
紅旗之下一家人。  
一伸手，把媽媽地上搀起来，  
老媽媽，雪天路滑多小心。
- 甲 扶媽媽，一步一步慢慢走，  
雪地上，两行脚印深又深。
- 乙 风奏欢歌雪飞舞，  
伴送母女一路行。
- 甲 一路上，玉珍照顧多周到，  
就象她，医院之中护病人。
- 乙 給媽媽，披上自己的棉大衣，  
給媽媽，圍上自己的毛圍巾。  
千路叢給媽媽走，  
路泥濘她把媽媽背在身。
- 甲 北风吹来北面擋  
頂头风吹她前行。



- 乙 那怕风如刀，  
那管路泥蒲，
- 甲 顶风冒雪往前走，  
身冷心热慢慢行。
- 乙 风雪盖住大马路，  
母女走到小河滨。
- 甲 小河上了凌，走桥如溜冰，
- 乙 小桥滑又窄，并排难走人。
- 甲 玉珍她，想把妈妈背过桥，
- 乙 桥太滑，空手一人也难行。
- 甲 左思右想不好办，
- 乙 寒风扑面猛清醒！  
河不宽、水不深，  
怎不淌水过河心。
- 甲 妈妈听说背她过冰河，
- 乙 死推硬拦不答应。
- 甲 姑娘姑娘你不要命！  
这刺骨冰河怎过人？
- 乙 妈妈妈妈不要紧，  
水冷我用热血温。
- 甲 你似春桃身娇弱，
- 乙 我是梅花傲霜冰！
- 甲 你难道生成不怕寒与冷，
- 乙 共产党员练就钢骨与铁筋！

- 甲 洪玉珍，脫去鞋袜卷裤脚，  
硬將媽媽背在身。
- 乙 咬紧牙关下了水，  
河水没过膝盖深，  
冰河水，犹如藏着千把刀，  
冰河水，好似埋着万根针！
- 甲 走一步，刀锋割她腿上肉，
- 乙 走两步，针尖刺痛她的心。
- 甲 三步四步往前走，  
双腿麻木脸发青。
- 乙 五步六步往前走，  
两眼阵阵冒金星。
- 甲 咬紧牙关向前进，  
胜利淌过冰河心。
- 乙 上了岸，媽媽感动得难言語，  
洪玉珍，还把媽媽背在身。
- 甲 孩子呵，让媽媽摸摸你的手，  
孩子呵，让媽媽暖暖你的身。  
你待我胜过关心亲生娘，  
你为我浑身冻得如凌冰。
- 乙 媽媽呵，为你带路我身不冷，  
媽媽呵，背你过河不怕冰。  
只愿媽媽早归家，  
免受风寒夜侵袭。

乙 老媽媽，你肚子空不空？

甲 好姑娘，我滿腹激動滿腹情。

乙 媽媽身上冷不冷？

甲 我靠着姑娘象火盆，  
天下冰刀也不冷。

乙 這風風雪雪逗人愛，  
風雪景，留住風雪夜歸人。

甲 提起風雪夜，  
刺痛媽媽心，  
風雪之夜我熱得很，  
生生死死記得清！

乙 老媽媽說什麼雪夜熱得很，  
又怎生記得那麼清？

甲 風雪夜，我丈夫，吊死在柴門，  
借蘆席，含眼淚，埋葬兒父親。  
丈夫死，無依靠，飢寒誰來問，  
抱嬰兒，忍悲痛，拾起討飯棍。  
出家門，去討米，一嶺接一嶺，  
風淒淒，雪漫漫，一村連一村。  
手凍爛，腳跌破，村村留血印，  
路艱難，風雪緊，步步伴哭聲。  
年三十，冒風雪，徒步走進城，  
就在這，大路上，凍倒飢寒人。  
走過來，富家子，皮衣羊毛領，

喚一聲，大少爺，發發慈悲心。  
狗少爺，一翻眼，真比狼還狠，  
舉起那，文明棍，抽在我的身。  
罵一聲，窮骨頭，人窮該短命，  
說什麼，大年里，碰上白虎星。  
痛在肉，恨在心，滿腹積悲憤，  
眼看那，狗少爺，走進高樓門。  
耳听得，高樓里，狂笑一陣陣，  
魚肉香，靈魂臭，熱酒灌冷心。  
酒飯飽，玩鞭炮，天良都喪盡，  
大爆竹，朝我丟，炸壞我眼睛。  
從此後，失双目，可憐成盲人，  
瞎了眼，看天下，一片黑昏昏，  
天也黑，地也黑，哪里有光明！

乙 媽媽莫把往事提，  
听得玉珍好傷心。

甲 多虧了，毛主席，恩情深似海，  
旋天地，轉乾坤，解放受苦人。  
山河變，人情改，階級情誼深，  
同甘苦，共患難，永遠心連心。  
今日里，風雪夜，遇見姑娘你，  
感動我，瞎眼人，泪水濕衣襟。

乙 同是一腔眼淚水，  
一腔愛來一腔恨。

- 甲 同是路遇陌生人，  
一个仇来一个亲。
- 乙 同是一条大马路，  
一条坎坷一条平。
- 甲 同是一般风雪夜，  
一个温暖一个冰！
- 乙 她二人越耕心头越是热，  
隆冬寒夜变成春。
- 甲 行行走走不觉累，  
眼前到了工人村。
- 合 这时节，风停雪住天晴朗，  
一轮明月照亲人。



## 大紅牛的故事

(新故事)

晏万新

我們这一带，数张庄生产队的牲口喂得最好。一个个膘满肉圆，幼畜繁殖又快，真是十人看見十人爱，百人看見百人夸。飼养員张老二，五冬六夏，沒离过牲口屋，那喂牲口用的心思，比姑娘們绣花还細。俗話說：智者千慮，还有一失。有一回，张庄生产队的大紅牛几乎出了差錯。

去年刚刚入冬，一天夜里，西北风刮的呼呼直叫，那风涼的砭人肌骨。张老二正在蒙眬睡觉，听見大紅牛“哞哞”叫了两声。张老二心里說了声“不好”，一骨碌跳下床来。只見大紅牛槽前轉到槽后，叫声不絕。张老二掐指一算，大紅牛离下槽还有十八天。这牛莫非得了什么急病嗎？张老二正在疑惑不解，哞啦一声，牛“衣胞”落地，馬上露出两只小牛蹄夹来。张老二跨上一步，拦头逮住大紅牛，讓小牛平安生下，又剪了脐带，将小牛犢放在一堆干草上，赶紧点着了炉火。那小牛生得很好，只因生得过早，不足月，腿脚不硬，身子骨軟弱，臥在草堆上只喘粗气，母牛又沒有奶喂，不一会，浑身抖成一团。张老二看看大紅牛，大紅牛也陣陣打顫。他感到事头不妙，拿被条把小牛犢盖好，回家叫来老伴看着，他摸着月黑头

向公社兽医院奔去。

兽医看了，說大紅牛做活累着，出汗过多，受了涼了。用烏老母鸡湯补一补，一来医了病，二来又表了奶，比吃葯还見效。說过，給大紅牛打了一針，灌了一把葯片片，就走了。

张老二見大牛小牛一时不能好，心里十分焦急，队长會計都不在家，又赶着个三更半夜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他吩咐老伴回家熬点稀粥喂了牛犢，一个人蹲在火堆旁边，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。忽然远处一声鸡叫，张老二心里豁然亮了。对！找貧农代表张金貴，貧下中农是咱們的頂梁柱子啊！先找他商量商量再說。他呼隆站起来，大步流星地向张金貴家走去。

說起张金貴，这是张老二最佩服的人。这个人給地主扛过二十多年大活，今年五十多岁了，可是身板生得高大結实，走路咚咚响；浓眉大眼，面色紫紅，說話象敲鐘。这人立得穩，站得正，看得远，要胆有胆，要勇有勇。想当年土改的时候，曾領头斗过地主孙鉄头；大跃进那年，帶着一支黃忠队，智取过赵云和穆桂英队，自从前年被选上貧协代表，老金貴，更是无事不問，时时为集体出力。就为这，人們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“老青松”。

老青松近来害了一场病，前天稍稍好了一些，天气一冷，凉风一刮，昨天病情又严重了。这天不明，老伴和人家合伙磨面去了，家中只剩下他一个在当門臥病。

张老二来到老青松家里，先問了一声“病可好些”，見老青松脸色赤紅，两眼着火，张老二伸手去摸老青松的額盖，就象把手伸向火炉一般。知道他病势很重，話到嘴边又嚥了回

去。他叹了一口气，蹲在一边抽起烟来。

“叹什么气，老弟？”老青松欠欠身，关切地问。

“大红牛……”

“啊！大红牛怎么了？”老青松急切地问道。他用一支胳膊撑住身子，几乎坐了起来，两只眼睛，睁得圆圆的，盯住张老二不放。

“大红牛下槽了！……”

“这是好事么！咱们队可就享大红牛的福啊！”老青松说，神情又平静下来。但马上眉头一皱，又说：“大红牛不到月啊！不是三月里放犊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张老二道，接着他把大红牛和小牛的情况讲了一遍。老青松生气地问：“这是谁干的好事？大红牛昨天是磨粉组谁牵去的，明天叫他在社员会上检讨！”

老青松一边说，一边旋风似的一翻身下了床。大带子往腰间一勒，又拉了件小袄披上，说道：“走！带我去看看！”

“大哥，你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！象我这样的身子，一点小病还扳得倒！”他把胸脯一挺，推了张老二一把，于是老兄弟两个，相继走出屋去。张老二刚跨出门两步，听见“嘎——”一声，扭头一看，老青松早从鸡窝里抓出一只鸡，揣到怀里去了。张老二知道老青松有一只最纯不过的“四乌”鸡。这鸡可是张大嫂的命根子呀！张老二虽然没有串过女人行，也亲自听过张大嫂夸过它不少遍。说它“可人意”，一天一个蛋，就是倒毛也不歇窝，一年总能下三百多个蛋。张老二想到这里，停住了脚，转身对老



青松說：

“大哥，这只鸡，就别……”

“你怕我当不了这一只鸡的家啊？走吧，救牛要紧！”

“不不，大哥，我是說这鸡是大嫂的宝贝，她也五六十了，别为了这件小事不得劲。”张老二生怕因为这一只鸡惹得老夫妻吵嘴，又說，“听说去年姪女添了小外甥，要这只鸡表奶，大嫂就没舍得，拿出喂牛，她会跟你翻脸啊！”

“一只鸡能值几个，大红牛值的多呀！不要罗嗦，咱们快走！”老青松领头走了，张老二没法，也随后走去。

天渐渐亮了，牲口屋里已经围了不少人。大家在乱喳喳地说着什么，争论着什么。看见老青松和张老二赶来，自动让出了一条道道。老青松站到大红牛旁边，提起牛鼻子看了看，又拉着走两步，看看前后腿，吆喝两声，就走过来看小牛犊。揭开被条，一股热气升起来，小牛犊不抖了，正动着嘴在倒沫呢；它想试着站起来，但没站起，又卧倒了。

“还是瓢。”老青松轻声道，转脸对大家说：“天明了，快找活路干去吧！大牛小牛死不了啦。”他从怀里把乌鸡掏出来，往小保管怀里一塞说：“快，你快杀掉，熬上一锅汤来饮大红牛。”人们见老青松给牛保了险，陆续放心地走了。老青松对几个上了年纪的人说道：二十二年前，我给孙铁头扛活，有一个小兄弟使活快了，把一匹白马使落了驹。那小马才八个月，眼看活不了。孙铁头把那小兄弟打得死去活来，说是小马死了，他非要小兄弟抵命不行，看咱们连马都不如。后来咱们几个一咬牙，把月钱凑起来，买了几只乌鸡，熬成汤，那老马